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給五

明州德潤寺遂端傳十三

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十四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十五

溫州大雲寺鴻楚傳十六

後唐溫州小松山鴻苦傳十七

鳳翔府道賢傳十八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十九亡名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道傳二十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二十一沙彌頭  
伽道薩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

陝府法照傳八

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九

今東京客僧傳十

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十一

荊州法性寺惟恭傳十二靈

釋明度未知何許人也。經論步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資爲淨分。慈濟爲心。迨貞觀末。有鵠巢于屋檻。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巢哺之。復呴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早學飛墮地。偕殯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尼

讀誦篇第八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五人

宋左衛天壽寺通惠大師易榮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一

梓州慧義寺清虛傳二

卷五

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三

江州開元寺法正傳四會

宋

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五

幽州華嚴和尚傳六

河中府栢梯山文照傳七

陝府法照傳八

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九

今東京客僧傳十

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十一

荊州法性寺惟恭傳十二靈

等本受卯生小類蒙上人爲養育誦持迴向  
今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  
默誌之至十月滿往訪此家男婦果孿生二  
子入視之數日遂呼曰鴿兒一時迴頭應諾  
歲餘能言皆得成長度未知終所

拾五

二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傳

拾五  
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

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  
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  
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  
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恃其戒行夜往念  
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遂逃氣絕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  
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  
怠嘗於山林持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  
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之屋廳  
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  
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  
挈鉢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  
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  
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

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佛  
三  
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  
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  
年準詔入內祈雨絕二七日雪降中宗以爲  
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講

并煉一指纏及一宵兩周千里指復如舊纏遇大水寺屋皆墮溺其院無苦若無澇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唐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

釋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毋羅氏因

夢遊鼎湖峯得玉女手捧青蓮授曰此華吉祥寄於汝所後生貴子切當保惜及生康之日青光滿室香似羨藥迨綱褓之年眼碧唇朱齒得佛之一相恒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人也目之此子將相之才不語吾弗知也年甫七歲抱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戒便就伊寺學毗尼五夏之後往上元龍興

寺聽華嚴經瑜伽論貞元初至于洛京白馬寺殿見物放光遂探取爲何經法乃善導行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呪之曰我若與淨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所誓纔終果重閃爍中有化佛菩薩無算遂之長安善導影

堂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依吾施設利樂衆生同生安養康如有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法師謂康曰汝欲化人徑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止有香光望西而去洎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錢誘拔小

給五

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即付一錢後經月餘孩孺蠭慕念佛多者即給錢如是一年凡男女見康則云阿彌陀佛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唱讚二十四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人

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門即高聲唱阿彌陀佛

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告曰汝見佛身即得往生以貞元二十一年十月示衆囑累止勸急修淨土言畢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色斗變狂風四起百鳥悲鳴烏龍山也一時變白今墳塔存于州東臺子巖歲久唯餘方石石傍之土相傳療疾州民凡嬰衆病悉焚香取土隨服多差石之四隅若車轍焉漢乾祐三年天台山德韶禪師重建其塔至今高敞時號後善導焉

系曰康所述偈讚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餒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之入口耳苟非大權入假何能運此方便度無極者乎唱佛佛形從口而出善導同此作佛事故非小

緣哉

唐江州開元寺法正傳

食宗

釋法正不知何許人也寬曠其懷慎修厥行司辰于三業御史于六根以其日諷金剛般若三七過執持恭恪罔或云懈長慶初得疾暴終云倏至幽冥引見王者問曰師生平藝何福田獲何善果正以誦經爲對王乃揖上殿令登繡座請誦七遍王以下侍衛靡不合掌階下拷掠撈擊論懇寂若無聲念畢後遣一人引正令還人間王降階揖送云上人更

得三十年在世勿廢誦持隨吏行數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窺爲吏推墮若墮空焉躊躇蘇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其事變心遷善者不一正後年暨八十餘卒于住寺次荊州功安縣釋會宗俗姓蔡初泛爾爲僧別無他技

忽經中蠱病乃骨立因苦發心志誦金剛般若經以待盡爾至五十遇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其夜又有夢吐蠢長一寸月餘因此遂愈當長慶初也荊山僧行觀見其事宗不測終所

唐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

釋守素者立性高邁與羣不同居京興善寺恒以誦持爲急務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何發汗頗汙人衣如糲脂焉而不可浣時相國鄭公納嘗與丞郎數人避暑且惡其滴瀝謂素曰弟子爲師伐此樹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呴之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之淋瀝爲人所惡同惡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蹤矣素誓

不出院誦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恒有貉子馴擾來聽經齋時則烏鵲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誘群羽皆驚噪而逝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以爲住句也素之終代罔得詳焉

系曰刺漆樹者恒患其少滴愛故難求斬魏樹者患其多辛惡之易得嗟爾青桐發汗世所罕聞及乎素公詆呵明年絕跡豈有出家弟子不如其無情樹木乎既不能爲漆與物隔其汙爲魏與食加其味乎苟認師友之彈呵取今完淨傳曰過則勿憚改本教則悔罪清淨如本無異思之

唐幽州華嚴和尚傳

釋華嚴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恒持華嚴經以爲淨業時號之全取經題呼召耳

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愿之爲幽州都督也夜聞經聲品次歷歷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

昨宵城北道人諷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

拾五

十

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

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

乎答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送往州西馬鞍山竹林寺內施僧及遣使賣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覓竹

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

之曰但隨吾來倏覩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

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賚還二分一與張仁愿一與華嚴和尚自此

方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使留一宿

出已經年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徵應塔近因兵革而廢矣

系曰一口宣誦何能入遠近人人耳耶通曰近則若願持經善法力故遠則一音演說隨類聞解其人是聖寺負位斷可知矣

唐河中府栢梯山文照傳

釋文照不知何許人也本敦朴遲訥之人耳然見佛像則悅懌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法師畫影出家專念諸經閻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曇延法師身長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於彼必謹而持取感應若俯拾地芥耳即袖中出以授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即執讀七過而便驚寤經猶在目然後念

通無滯如久習焉其喉舌間曲折浮沈尋變入節非常調也自此聰敏日新辯給在口時謂爲觀音附麗于厥躬也且曰我師是周隋國師凡所纂集義疏必乘夢寐而神授我無愧爲資矣

給五

唐陝府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立行多輕率遊方不恒長慶元年入逆旅避雨遂巡轉甚泥淖過中時乞食不得乃咄遣童子買彘肉煮夾胡餅數枚麤食略盡且無恥愧旁若無人客皆詬罵少年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剛經本無脂燭一室盡明異香充滿凡二十一客皆來禮拜謝過各施衣物照踞坐若無所覩後不知終所

唐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

釋慧普姓宋本郡蘄水人也性地踈朗敏利桀然既奉尸羅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樂廣濟山秀地靈願棲于此始謀誦大涅槃經歷稔彌年卒通四十二卷聞者撫然曰四表大經若爲溫習非揣量而可庶幾乎或疑其妄言徹部有亂次舉品題以試驗之且無滯滯少遼緩之無不弭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種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臘日夜經聲不絕如是涉三十載邑人學者莫不推崇增修院宇以大中三年冬無疾集衆告違跏趺坐終儼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纏飾遷于山椒塔中號涅槃焉于今香火不絕

唐今東京客僧傳

亡名長慶中自遠而至狀輒麤暴見寺中淨人咄曰與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遮

戒檢辱我僧坊其何以堪遂奪其餅擊寺外  
柏樹餅則鏗然已碎其酒凝滯不流著樹如  
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臭寺僧驚怪顧客  
何爲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預飲此物一

杯則諷吟瀏亮率以爲常非此不可上人勿

怪寺僧遲迴之際愀然其容將器就樹盛之  
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觀者如堵奄然流  
啜斯須器寂而酣暢不知其僧往復何所

唐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

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

偶疾暴終杳歸冥府引之見王問修何業答  
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屢  
稱善哉俾令諷誦幽吭脣搘舌章段分明念  
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勘少一節文何貴華  
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

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鍾  
離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蘇幽遂奏奉  
勅令寫此經真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說是  
名說法之後是也

系曰春秋夏五不敢輕加佛教宜然無妄釀  
矣通曰靈幽獲鍾離寺石經符合無苦知道  
明所添糅使人疑豫必招詐偽率易改張稱  
有冥告誠之哉

唐荊州法性寺惟恭傳

靈

釋惟恭不詳何許人也少孺出俗于法性寺

拾五  
好尚偏下多狎非法之友雖乖僧行猶勤持  
誦金剛般若罕離脣齒酒徒博侶交集門庭  
虛誑云爲曾無廉恥後遇病且死同寺有靈  
歸其跡相類號爲一寺二害也歸偶出去寺  
一里所逢六七人少年甚都衣服鮮潔各執

樂器如龜茲部間靈巋曰惟恭上人何在巋即語其處疑其寺行香樂佛也及曉廻入寺聞鐘聲云恭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必生淨刹亦以其跡勉靈巋也巋感悟折節緇門崇重終成高邁焉

唐明州德潤寺遂端傳

釋遂端姓張不知何從而來德潤寺求師其爲人也質直清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猶宿構人皆駭嘆至乎老齒勤而無懈十二時間恒諷不輟咸通二年忽結跏趺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遠近奔走皆至觀禮邑人同心造龕空於東山之下二十餘年墳塋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還寺漆紵飾之今號真身院存焉伊寺者吳太子太傅都鄉侯闢澤書堂後捨爲伽藍其

給五十一

題額取澤字也今日濟寺是也系曰端終口出優曇鉢華是乎聞諸輪王出世海中道上方生是華今像末豈有是邪通曰爲感其人而應則不可以時拘也譬猶麟非中國之物感明王而至同也

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

釋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力力氏之先黃帝臣牧之後漢有魯郡相力歸因官居充遂爲魯人也祖考皆田畯而以朴素相公智少有貞操懇樂捨家就雲門寺惟孝爲師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況應法登戒峻勸恪勤俄屬會昌滅法智形服雖殊誓重爲僧磨不磷而涅不淄于時見矣大中初年復道巡遊暨陽考于禪室且曰營廷之魚潛于藪澤宜哉此處吾之敷澤也恒呴水盃以救百疾

飲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給無筭號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即鬼神所被智持呪七日平復遂奏請院額曰大中聖壽仍

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繡隱藏經五千卷裴君爲書殿額智以光啓丙午歲十二月終于東白山春秋六十八法臘四十八遷座歸暨陽南山入塔焉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

釋從審不詳氏族幼入江都禪智寺捨家誦經數萬餘言其寺即隋煬帝之故宮也咸通五年受具戒於慈臺奉福寺律席經達偏知嘗染後併三衣成五納諸名山勝槩無不遊覽未歸淮甸推爲僧首五六六年間一皆嚴肅然恒誦淨名經未憊日計以貞明二年三月

十八日構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終顏貌如常茶毗獲舍利三十粒堅明通鍛無耗疊石爲墳筠源沙門靈護述墳銘云

梁溫州大雲寺鴻楚傳

釋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且異群兒及甫髫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宮伽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綱疎魚脫籠揭鶴飛杜若殖于蘭洲新繒染于絳色互相切直誦習彌通年二十三方升上品無作及廻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名節欽揖愈勤唐大順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墍表聞昭宗欲重締構帝俞其請於是百工俱作楚躬主之施利程功不憊于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武肅王錢氏乾化初年於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足臨壇負數因奏

薦梁太祖賜紫衣并號固讓弗聽終不披著

自言涼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時詩人鄭說

南遊訪鴻靜法師邂逅與楚會體知高行杼

詩贈楚云架上紫衣闊不著案頭金字坐長

看楚寬慈人未嘗見其愠色神氣清爽厥顧

豐下且瞞其腹目不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

言不輕掉舌所講法華經計五十許座一日

楚之講堂中忽生蓮華重樹複葉香氣芬芳

以長興三年壬辰六月五日無疾而化俗齡

七十五法臘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遷塔于

慈雲右岡焉楚講貫外深夜行道誦經將逝

夕燈光忽暗經聲絕微告門人曰勞爾給使

吾將往矣其所卧之榻中先有白蛇其大若

肱恒同卧處長誠童侍無妄驚擾生常撰上

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人謂

爲僧寶中異寶焉

後唐溫州小松山鴻菖傳

釋鴻菖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

宮寺始則誦法華經全部得度裹足往趨長

安學律因讀化度寺碑時有舉人旁聽見菖

目瞻多行異之知能背碑請菖誦之儒生覆

其文了無一悞又相將去崇聖寺亦然而多

強記輒流所推言歸故鄉請受二衆依止其

細行也生來未嘗叱其狸犬豈況諸餘乎然

晝夜行道誦經有鬼神扶衛或爲然燭或代

添香皆鬼物也天成三年戊子水澇之後報

之以大旱民荐饑饉有强盜入其室菖待之

若賓客躬作粥飯餉之曰徐徐去山深無人

汝曹爲天災所困耳盜者拜受而去弟子中

欲襲其不備菖曰非我弟子我捨此永入深

山矣諸子罷輕襲之意長興癸巳歲中恬然無疾跏趺儼然長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開云吾告汝等與吾換新衣裳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犬三能猛噬遷塔日

給五

十四

隨人馴狎時山中麁鹿飛鳥相參犬無摯猛獸不驚奔葬後有虎遶墳嗥吠其感物之情如是有弟鴻楚並高行爲時所重

後唐鳳翔府道賢傳

釋道賢不知何許人也持諷孔雀王經以爲日計未則受瑜伽灌頂法持明之功愈多徵應嘗夜夢佛携賢行步步蹈履濃雲若乘剛焉每行不知幾百里而指之曰此摩竭陀國此占波國南印度西印度迦濕彌羅等國且行且記喜躍不勝及寤覺冥解五天梵音悉

曇語言時西域僧到歧下葱嶺北諸胡僧往往僞稱五印人賢以一接語言先斥之曰汝是某國人北戎南梵無敢給之隴坻道俗皆稟承密藏號阿闍梨也迨長興末明宗晏駕立從厚爲帝鳳翔清泰不恭其命遣王思同

帥師伐之清泰乃嬰城自守清泰問賢曰危甚矣如何對曰召竇八郎可逆知勝負也清泰出乘城撫衆其實八介甲持戈來馬前作迎鬪之狀跳躍已解甲投戈而走賢曰此外敵必降之象也果如斯說清泰乃擁兵而東

給五

十五

召賢俱行入洛即帝位歟改元曰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何邪水清石見至二年勑移并州晉高祖爲天平軍乃阻兵自固潛連契丹長驅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見之應矣晉兵未至賢先終於洛今兩京傳大教者皆法孫之

曾玄矣竇八郎者歧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鬻水言語不常唯散髮披衣狂走與李順興相類或遇牛驢車必撫掌而笑迨死焚之火聚中盡化金色蝴蝶而飛去或手掬衣扇行之歸家供養焉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僧名

釋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主李氏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銷王者歸心若更相呼竄入深山矣或衣物則避讓香則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溢城人供養影相焉又潭州釋名恒誦法華經口無他語長沙文昭王馬氏特加禮重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然其語事詭異堪驚一旦召知佛殿僧令急襲掠佛像各就兩廂僧皆謂爲狂發相目而

笑舉止極甚忽切須臾自入正殿內據佛座而坐奄然而化舉州道俗爭禮焚香漢乾祐中也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izoph傳

釋行izoph姓陳氏湖州長城人也考曰良母陶

氏鍾愛之心與諸子異然其敏利又於群童傑然而出父母多途礙其出家之志終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遠師求于剃染年十有二誦法華經月竒五辰而畢軸次維摩經盡如道安朝請經而暮納本焉尋於餘杭龍興

給五

十六

寺受滿足戒遂往金華雙林寺智新傳南山律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食時至以不爨之米與菜茹投小鼎中叅煮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棼破木都無難色嘗謂人曰所好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之好也樂

且無荒也後唐天成中寓于越樂若耶山水披覽大藏教服枲麻之衣慕道俗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供四方僧曾無匱乏以顯德三年壬子秋七月示疾終于此院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瑠性剛正無面諛無背憎足不趨豪貴之門橐不畜盈餘之物房無閉戶口無雜言亦覽群書旁探經論慨其郭遜音義疎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稱疏若言疏可以疏通一藏經瑠便過慈恩百本幾倍矣其耿介持律古之高邁也矣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

沙彌彌薩

釋守真永興萬年人也俗姓紀漢詐帝信之鴻緒乃祖乃父素履貞吉奔葉孝行充塞閭

里故鄉人美其孝焉遂目之曰紀丁蘭也真即其後矣洎黃冠千紀僖宗蒙塵車駕避鋒而西幸咸鎬失守而沒賊因而徙家居于蜀矣及冠也偶遊聖壽寺見修進律師行出物表語越常度乃解帶卸冠北面而事之七支既備先謁從朗師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法界觀後禮演祕闈梨授瑜伽教並得心要咸盡指歸自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年間略無怠矣而賜號曰昭信焉講起信及法界觀共七十餘遍皆以燈傳燈用器投器嗣平法者二十許人開灌頂道場五徧約度僧尼士庶三千餘人開水陸道場二十徧常五更輪結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輪西方無量壽教法稱阿彌陀尊號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一日謂弟子緣遇曰如來不云出息不保

入息吾之壽也幸矣汝之年也耄矣今欲順俗從世預設二塔其可得乎緣遇稽首而對曰廣度長老捨院之右地請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師屬其意長老致其美因緣冥契安可而止於是鳩工而營之自十月琢磨至來一月徹績以開寶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念佛

佛聲既久令止奄然而歸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三其月二十一日焚葬於北永泰門外智度院側其獲舍利光潤各將供養之次沙彌彌伽者于闐國人也專誦華嚴經曾無間息聖曆年中天帝釋請迎伽上天誦持乃曰每被阿修羅見擾故屈師來請爲誦宣華嚴經以禳彼敵遂陞座朗諷是經時脩羅軍衆聞經乃現威神一時而化去又沙彌道薩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虎暴中路

忽遇哮吼跳躡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唯默念是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達曙村人來往乃視虎其蹲處涎流於地焉蔭後持誦益加高行矣

論曰入道之要三慧爲門若取聞持勿過讀誦者矣何耶始惟據本本立則道生次則捨詮詮留則月失比爲指天邊之桂影而還認馬上之鞭鞘如此滯拘去道彌遠然則機有新發跡或乍移須令廣覽多聞復次背文高唱在乎品位先號法師故經云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法修行是也原夫經傳震旦夾譯漢庭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蘭乃月氏之生會則康居之族兩家左右二見否滅無爲冰上之孤免問堠傍之路通曰西竺僧持部類行事不同或執

親從佛聞更難釐革或稱我宗自許多決派  
流或直調而質乎或歌聲而巧矣致令傳授  
各競師資此是彼非我真他謬終年矛盾未  
有罷期故有若美一期之唄唯誦三契之伽  
陀感車馬而不行動人天之共聽此曲折聲

拾五

十九

之效也若乃盤特少句薄拘短章止憂忘以  
鼓脣胡暇巧而揚舌猶登中聖或致感徵此  
直置聲之驗也今以一言蔽之但有感動龍  
神能生物善者爲讀誦之正音也或曰常聞  
光音天之語言則是梵音未委那爲梵音邪  
請狀貌以示之通曰諸陀羅尼則梵語也唄  
唯之聲則梵音也或曰如天下言音令人樂  
聞者與襄陽人爲較準彼漢音也音附語言  
謂之漢音漢語則知語與音別所言唄唯者  
是梵音如此方歌謳之調歟且梵音急疾而

言則表詮也分曉舒徐引曳則唄唯也或曰  
此只合是西域僧傳授何以陳思王與齊太  
宰檢經示沙門耶通曰此二王先已熟天竺  
曲韻故聞山響及經偈乃有傳授之說也今  
之歌讚附麗淫哇之曲遠邇之音加釀瓊辭  
包藏密呪敷爲梵奏此實新聲也如今啓來  
或曰開題祇知逐句隨行那辨真經僞造豈  
分支品未鑒別生能顯既知所詮須體當聞  
捨筏適足歸宗達其阿字之門圖其法身之  
體此讀誦之至也其有難通尋字多遊族家  
急令口誦於一經且爲身叅於五衆賴能暗  
誦免呼粥飯之僧如偶澄清緩裹歸家之幞  
或曰國朝度戒何責經乎豈不聞羯磨之辭  
止云年滿衣鉢具足不言念經爲增上緣耶  
通曰此減法無知之徒言耳上根感戒果證

相隨何以經紙數考試耶脫捨下根之誦持  
入法止闡葺白丁矣南山大師云纔登解髮  
便須通覽又後周初多度僧尼勑靈藏銓品  
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義莫不周  
鑑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此乃精選

拾五

二十

誦經通義爲入道之階漸也不見此文深爲  
痛惜梁傳自此爲經師宣師不訟而革號爲  
讀誦今采諸師從唐至宋取其多善宗歸乎  
高則有感神宿廟度苦因經法智往生感金  
光之照野明慧行道占虹氣之貫天或受請  
居羅漢之前或持明救城陽之疾得御詩之  
餞送見勢至之來迎使者攝而不能妖狐媚  
而自變猗歟元皎致李樹之叢生焯爾楚金  
感帝王之入夢圓光在頂三昧現前遇誦華  
嚴放金光於口角後遊地獄乘寶座於西方

三刀斷勢傷於竹筒千福經聲入於帝耳證  
返不食於慧茲康聲無斷於連珠或添齡於  
三十許年或差蠱於數十莖髮或經音偏於  
燕蠻或本足在於鐘離或樂象龜茲或口開  
廿苗首或鬼神避呪或陸地生蓮或夢華胥而  
悉解梵音或坐佛座而便歸圓寂如斯上德  
若此法師殖璧隨方貴華有次身爲金鼓擊  
之成懺悔之音口若玉簫吹之出神仙之曲  
因依相授徒倚獨宣可謂皮裹法華足行經  
藏俾法音之不斷善付三乘皆成佛之無餘  
拾五  
還宣八辨者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望  
吾曹無忘取則於此焉

##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音釋

繩子所眷切雙擘魯敢切墊溺也念切綱切綢布耕  
也錫餘盈切寅弋忍切果合果切盛貉各  
切孤氐都禮切淖女教切撫無斧切  
縕也詆毀也淖溫也切慚失意貌泰直  
次也秋七小切窳以主切糲女救切  
色變也窳缺也山歸